

空軍總司令部的回憶：總部診療所

· 何邦立 ·

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中，軍醫處周華富處長推薦邦立擔任總部診療所所長職，我從空軍總醫院航太組五年首席航空醫官調陸並佔上校缺，這是我真正與空軍總司令部的結緣。

話說，民國五十七年底，我從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六十二期畢業，抽籤分發空軍，先到桃園空軍第五聯隊報到，第一張任官令的主官就是陳鴻銓聯隊長（官校十二期，美東時間民國一一〇年七月十七日辭世於華府，享壽一百零一歲）。在桃園空軍基地醫院待了一個月，不時往基地內跑，也算是體認空軍生活的orientation（新生適應）月，真可謂多采多姿。

值得一提的是在桃園基地，我看見造型奇異的黑鳥每天在練起落，多年後始悉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五日，C-130高空偵察機張變中校在韓國海域跳傘落海後失蹤，當時練起落的是沈宗李教官，照顧C-130飛行員的是五十三期學長傅允康航空醫官。

民國五十八年春，在岡山空軍醫院航空生理室，接受為期九週正式航空醫官的訓練時，住在醒村的宿舍，

除了感覺飛行、求生訓練外，最特殊的是須先吸純氧一小時後，穿著分壓衣，體驗六萬五千呎高空缺氧的艱航訓練，這是T-100高空偵照時的必備裝備（當時C-130飛行員在沖繩施訓），衣著有似太空人。

航醫受訓結束後，我分發屏東六聯隊服務，當時反潛大隊剛成軍，隊部在北場，我幾乎成了隊醫，還參與過中美反潛演習同乘飛行。同時，我考取國防公費專修航空醫學，獲時光琳副總司令的重視，將我調回空軍總醫院航醫組服務，夜間可赴補習班加強英文，準備考TOEFL，同時一面申請美國學校。

民國六十年元月赴美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進修，那裡距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的Dayton市只有八十哩，學校有自己的機場、飛行學校、航空系、航空生理、航空心理、人因工程、航空醫學等，我專攻航空醫學，並取得飛行駕照，又轉Mayo診所一年臨床航空醫學，再取得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資格，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學成返國，奉派空軍總醫院航太組服務。

賴名湯總司令期間，空軍醫學發展的三大優先順序，第一是航空醫學研究所，二是空軍的燒傷中心，第三才是空軍總醫院的重建。民國五十八年先成立十五人的航太醫學發展組，先附屬空軍總醫院，預計三年後擴張為九十人編制的航空醫學研究所，然始終未能如願，直接影響空軍的飛安與戰力。航太組的功能業務與臨床醫學無關，我們擔負年度空軍航空醫官、護士訓練班的工作，班主任為軍醫處處長，也負起中北部飛行軍官常規的航空生理訓練工作，其他包括航醫鑑定、事故調查、軍陣醫學研究、預防保健等，或銜處長之命，執行官校、預校生的航空體檢專案。

航太組五載首席航醫官，由少校升中校，我推動國內的航空醫學、職業醫學不遺餘力，自得其樂，軍醫處周華富處長、徐日暉副處長都對我極為照顧。民國六十八年秋，空軍總部診療所所長出缺，我佔了上校所長缺，與總部正式結緣。

來到診療所後才知道，空軍總司令部診療所大有來頭。早在航空委員會軍政廳、指揮部、防空總監部時期，原各設有診療所，迄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改組為重慶診療所（本所）、成都診療所，前者隸屬於航委會本

部，後者照顧空軍幼校學生與眷屬。本所第一任所長為洪爾丞，次年增設牙科，空軍牙科源起於此。抗戰勝利次年還都南京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，航委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，本所改隸總部醫務處管轄。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奉令改組擴編為總部附屬單位，同年十二月遷臺，座落濟南路三段底現址。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一日，並於南機場增設醫療站為眷屬提供婦嬰診療服務，再擴編為官十八員、兵士十四員。洪所長任職十五載，後升任空軍總醫院副院長、院長、空軍軍醫處處長退休。

第二任章國俊所長，適值美軍顧問醫療一元化之建議，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一日，本所經核定改為空軍總醫院附加編制診療所，十年任內，房舍整建，增添醫療設備，增設牙科。

第三任朱鍾民所長在任兩年，民國五十八年將診療所原有平房改建為現在的兩層建築，更新一般裝備，並與美軍在臺醫療單位技術交流，提高服務能量與品質。

民國六十三年秋，第五任劉春銘所長，由空軍總醫院檢驗科主任、心臟科主任升任，四年任內，擴充編制爭取獨立，改建中央空調系統，增添X光科、心肺功能室、眼科設備，面

目煥然一新，條件甚至優於國防部診療所。劉所長後升任臺中空軍醫院院長、岡山空軍醫院院長。

邦立到任是第七任所長，因過去在航太組的表現，曾獲國軍優良軍醫、保舉特優人員、陳納德將軍航空醫學紀念獎、救國團青年獎章得主等，因此佔缺三個月後，評比晉升上校，時年三十六。還記得徐副處長戲說，上街時記得要帶補給證，否則怕憲兵會查身份。

空軍總司令部大門面南（仁愛路），診療所位於濟南路底，西側大門圍牆外的兩層樓水泥建築，當時已有十年歷史。五年後，復經劉春銘所長的大力整頓，煥然一新，有超越基地醫院的設備水平，有履帶運動跑步機可做運動心電圖的檢查，而我將國科會支助的惠普電腦肺功能研究儀帶去，可作耗氧量等的研究。

蔡貴豐在二樓研究室負責心肺功能檢查，當時履帶運動心電圖檢查只有五級醫院才能做，我還記得我與蔡貴豐在護理雜誌發表一篇文章，介紹履帶運動心電圖檢查的意義。還記得抗日空軍前輩張光明將軍（航校五期）、陪同鄭某某（航校三期）、陳御風（官校七期）來所裡做過肺功能測試，只是那時還不知道張光明將軍是

參與「八一四」空戰的老兵。

本所因工作安定、變遷不大，多屬老人。藥局司藥官士，周鹿蘋、朱榮照，始於洪所長任內，一切駕輕就熟。護理人員過去陸續皆由屏東醫院護理長調任，鮑桂貞、王富美、蔡貴豐、官美玲，號稱「屏東幫」，大家相處融洽。文書士殷浩臣，暱稱老殷，對本所歷史如數家珍。軍醫官羅博文中校，「八二三」砲戰時在金門前線當衛生連長，國醫前期大學長皆在其麾下。牙醫官黃清學長，比我高兩班，可謂人才濟濟。

兩年半的所長任內，提倡研究風氣，增添醫學設備、書籍，增設會議室、圖書室，配合電視教學，強化在職教育，並主動與學術單位交流，獲國科會研究經費贊助，同時實施專科門診，建立病歷資料，加強體檢工作，擴大衛生教育。另請大安衛生所張所長（女），定期為女性軍官眷屬作婦科子宮頸抹片檢查，同時制定診療所業務手冊，編撰本所沿革史，以記往策來。

在總司令部得有機緣與高級長官接觸、或提供醫療服務，印象最深刻的兩位副總司令陳鴻銓，他曾獲俞大維部長寶劍贈英雄，時負責軍援外交大漠專案、兵援北葉門為國爭光。本

所就有三位醫務士，戚齊昌、陳建華、季煥康，先後赴大漠一年，賺了美金，回來置產，生活大有改善！副總司令彭傳樑（官校十三期）的風範記憶猶新，彭夫人需Painin錠藥，副總司令堅持自費，告以公家有預算可支應，仍不改初衷，公私分明，實堪典範。

我在總部診療所最大的助益，工作壓力不大，時間可自我掌握，因地利之便，常跑總部督察室飛安組，時督察長張維烈、羅化平，飛安組長祖凌雲、陸宗順，飛安官楊以文、陳堅志等都成好友。我曾與陸宗順副組長同赴美國南加州大學，接受飛行失事調查專業訓練，回來他負責臺大航空安全班業務，我與方懷時院士分別擔負航空生理、航空醫學課程。在飛安組時，我瀏覽過新店檔案室庫存飛行事故資料，藉此完成兩篇中國空軍十年彈射跳傘經驗、中國空軍飛行錯誤的調查研究。

民國七十一年春，劉宗武中校航醫由北葉門回來，接替我診療所所長的職務，我則調陞總部軍醫處醫務技術科科長的工作。職務的調整，將我由總部圍牆外，調到圍牆內，一探宮闕之美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飛虎將軍陳鴻銓

· 林國裕 ·

我敬愛的飛虎將軍陳鴻銓老師（官校十二期），於美國馬里蘭州時間七月十七日上午安詳離世，蒙主寵召，永伴主懷！

突獲消息百感交集，驀然回首，黯然神傷；幾個月前我們視訊聊天，約好疫情結束就赴美去探望，如今卻已相隔兩界，雖深知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之途，但心中仍有難言的失落及感傷。

與老師相識於民國一〇二年臺北飛虎年會，因所有的接待人員只有我是飛行軍官，所以特別由我來接待他，或許是我深愛空軍飛虎歷史，並曾與老師的幾位同期同學有所聯繫，因此我們無話不談，話題從古到今，從天上到地上，成忘年之交。民國一〇四年舉辦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慶典暨飛虎年會，承辦單位特別將我從計畫處借調軍情處協助活動，再見面時他說我是他的金牌貼身護衛。從此只要有機會到美國我都會去探望他老人家，平時則以電話及視訊了解狀況！

老師戰功彪炳，豪氣干雲，謙恭有禮，飽讀經書，學貫中外，能言善

寫，記憶尤佳，對於抗戰空軍的歷史更是有獨到見解，相聚時常常被他生動的講述吸引及感動。民國一〇六年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，他獨自完成了一本巨作《百年回顧話滄桑》，內容生動精闢，最可貴的是，書裡的每一個字都是他以九十幾歲的年紀一筆一筆親自寫下，後來他把原稿送給我做紀念，看到近兩百五十頁內容竟能工工整整、一絲不苟，讓我這後生晚輩佩服得五體投地！

自接觸空軍飛虎歷史將近二十五年，看著通訊錄裡一個個的英雄老去凋零，總讓我難以言喻，回想著跟每位老師曾經有過的機緣，只能默默感念他們英勇事蹟及接受其任憑凋零。記得老師常說：「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英雄的見證人」，也常告訴我：「我去參加活動是想為那些無法說話的先賢先烈代言及表彰」，還說：「我不贊成麥克阿瑟將軍的說法，誰說老兵不死？老兵會死的！但精神永遠不會凋零！」所以他說：「老兵縱死，永不凋零」（Old soldiers even dead, they never fade away）。

老師，想必您已經跟所有的戰友們齊聚一堂話人間了吧！

願您可以再次發動引擎衝向藍天，繼續刻劃那不朽的飛虎精神！